

粗暴养育对手机成瘾的影响:体验回避模型的视角

魏华¹, 朱丽月¹, 陈武², 刘元³, 张贤⁴

(1.信阳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 信阳 464000; 2.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武汉大学发展与教育心理研究所, 武汉 430079; 3.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德阳 618000; 4.青岛大学党委学生工作处心理健康教育与研究中心, 青岛 266071)

【摘要】 目的:基于体验回避模型,探讨粗暴养育与手机成瘾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考察抑郁和体验回避的序列中介作用。**方法:**采取方便抽样法以信阳市两所中学的896名初、高中学生为被试,采用粗暴养育问卷、抑郁量表、接纳与行动问卷、手机成瘾量表进行测试。**结果:**(1)粗暴养育和抑郁显著正相关,和体验回避显著正相关,和手机成瘾显著正相关;抑郁、体验回避和手机成瘾两两之间显著正相关。(2)抑郁和体验回避在粗暴养育与手机成瘾之间起中介作用,且抑郁和体验回避的序列中介效应也显著。**结论:**父母粗暴养育对中学生手机成瘾具有显著的影响,且这种影响是通过抑郁和体验回避的中介作用形成的。

【关键词】 粗暴养育; 抑郁; 体验回避; 手机成瘾; 体验回避模型

中图分类号: R395.2

DOI: 10.16128/j.cnki.1005-3611.2021.03.011

Effect Of Harsh Parenting On Smartphone Addi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Avoidance Model

WEI Hua¹, ZHU Li-yue¹, CHEN Wu², LIU Yuan³, ZHANG Xian⁴

¹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Xinyang Normal University, Xinyang 464000, China;

²School of Marxism, Wuhan University and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al and Educational Psycholog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³Sichuan Engineering Technical College, Deyang 618000, China;

⁴Center for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nd Research,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7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avoidance model,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arsh parenting and smartphone addiction, and on this basis, investigated the serial mediating effect of depression and experience avoidance. **Methods:** The convenience sampling method was adopted to test 896 junior and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from two middle schools in Xinyang city. Harsh parenting questionnaire, depression scale, acceptance and action questionnaire and mobile phone addiction scale were adopted. **Results:** (1) Harsh parenting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depression, experience avoidance, and smartphone addiction; There were positive correlations among depression, experience avoidance and smartphone addiction. (2) Depression and experience avoidance mediated harsh parenting on smartphone addiction, and the serial mediating effect of depression and experience avoidance was also significant. **Conclusion:** Harsh parenting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middle school students' smartphone addiction, and this effect is formed by the combined effect of depression and experience avoidance.

【Key words】 Harsh parenting; Depression; Experience avoidance; Smartphone addiction; Experience avoidance model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0年3月,我国网民规模为9.04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为8.97亿,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99.3%^[1]。在当今的电子信息时代,手机成了人们生活的必需品。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与手机紧紧捆绑在一起,

包括沟通交流、办公学习、娱乐购物、获取信息等。毋庸置疑,手机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威胁,如人际关系变化、逃避现实、过度使用甚至成瘾^[2]。以往研究者从个体因素(如神经质、认知风格、孤独感、自尊、闲暇无聊和刺激寻求等)^[3-9]和环境因素(如家庭支持、家庭关系、父母教养方式等)^[10-12]、社会因素^[13]和人际因素(如同伴关系、亲子关系、师生关系等)^[14,15]进行研究。无论是从家庭还是人际角度考虑,亲子互动都是手机成瘾的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而粗暴养育作为一种病态的亲子互动,很可能影响手机成瘾这种数字化时代的行为问题。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71702134)、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8ASH012)、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支持计划(2018-CXTD-04)、信阳师范学院“南湖学者奖励计划”青年项目(Nanhu Scholars Program for Young Scholars of XYNU)的阶段研究成果。

通讯作者:陈武, 415785283@qq.com

不同于一般的父母教养方式,粗暴养育是指在养育子女的过程中,父母对子女的粗暴行为(身体攻击、言语攻击、心理攻击以及强迫/控制行为等)、粗暴情感(厌烦、冷漠、愤怒、不敏感以及情绪化)和粗暴态度(消极态度)^[16]。粗暴养育过程中父母对子女冷漠无情,子女极端缺乏关爱,子女在这样的生存情境中,会造成一定的生理、心理、社会功能受损^[17-21]。根据一般压力理论(General strain theory),家庭作为一种重要的压力源对个体的情绪及行为产生关键影响^[22]。当个体长期处于消极的家庭环境中,经历粗暴对待,但又无力改变这一情况时,便产生一种被压迫感。为了应对这种感受,个体可能会采取一种病态的或非适应性的方式来缓解负面感受。在面对外界的不良刺激时,手机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逃避现实的平台,所以他们更有可能选择沉浸在手机当中,最终导致手机成瘾。魏华等人的研究证明了粗暴养育能够正向预测网络成瘾^[23]。而手机成瘾作为网络成瘾的一种子类型,与家庭风险因素(粗暴养育)密切相关。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1:粗暴养育正向预测手机成瘾。

粗暴养育对手机成瘾的影响可能是直接的,也可能是通过影响其他因素而产生的间接效应,因此需要进一步探讨。关于手机成瘾的内在影响机制,本研究认为情绪反应(抑郁)和体验回避是值得考虑的中介变量。

基于体验回避模型(Experiential Avoidance Model)^[24],刺激性事件的出现使个体产生消极的情绪,这种情绪令个体很痛苦,因而想逃离出来。但是由于情绪调节策略的不足,个体会通过回避的方式(如自伤、酗酒、物质滥用等)^[24-26]来快速缓解消极情绪带来的不愉快体验。通常体验回避行为包括逃避、思维抑制、使用药物或酒精、回避害怕的物体或场所等^[24]。但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这种逃避的应对方式,极有可能已经发生改变。手机作为新时代的“宠儿”,拥有多功能、可操作、便捷性等特征,能够及时满足个体的需求,因而当个体想要逃避消极情绪时,很可能采用的应对方式便是利用手机寻求更多的积极体验。由此,我们推测,粗暴养育这种刺激性事件可能会诱发抑郁这种消极情绪,进而增加体验回避的倾向,这种倾向会增加个体对手机的依赖。

首先,根据体验回避模型,情绪的产生源于刺激事件。粗暴养育环境中成长的个体,长期处于压力环境(负性生活事件)中,会引发个体产生不良的情绪反应(如愤怒、抑郁、情绪失调)^[16,18,27]。因此,本研

究认为粗暴养育会对不良的情绪反应(如抑郁)起促进作用。其次,根据体验回避模型,情绪带来的痛苦感受会加剧体验回避行为^[28]。当情绪出现时,由于个体遇事能力差以及情绪调节技能不足,会加剧对体验回避的需求^[29]。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出,抑郁情绪对体验回避有正向预测作用。另外,研究表明,抑郁的个体由于在现实中无法通过正常途径去发泄、舒缓情绪,长时间被负性情绪所困扰,一旦遇到自身难以解决的困难,就会习惯性选择逃避。而手机对现实的麻痹性和补偿性,使其成为了他(她)们理想的“避风港”^[5]。由此,可以推测,体验回避能够正向影响手机成瘾。

综上所述,提出假设2:粗暴养育通过抑郁和体验回避的序列中介作用对手机成瘾产生影响,即粗暴养育通过增强抑郁和体验回避的水平,进而加剧手机成瘾。

1 研究方法

1.1 被试

采取方便抽样,从信阳市两所中学选择被试,回收有效问卷896份。所有被试年龄11-18岁($M=14.07$; $SD=1.64$),其中,男生439人,女生457人,初中453人,高中443人。

1.2 工具

1.2.1 粗暴养育问卷 采用王明忠等人翻译和修订的粗暴养育问卷^[30],通过子女报告的方法来测量粗暴养育。该问卷共有4个项目,采用5点计分,得分越高,表示粗暴养育程度越严重。本研究中,粗暴养育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α 为0.86。

1.2.2 接纳与行动问卷 采用Bond^[31]等人修订,曹静^[32]等人翻译和修订的接纳与行动问卷,测量个体对不愿意经历的内部私人体验的回避程度,包括7个项目,采用7点计分,程度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分数越高代表体验回避的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α 为0.88。

1.2.3 手机成瘾量表 采用Hong, Chiu和Huang根据Young的网络成瘾量表编制的手机成瘾量表(mobile phone addiction scale)^[33]。该量表共11个项目,采用6点计分,其中1代表“完全不符合”,6代表“完全符合”,得分越高,代表手机成瘾程度越高。本研究中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α 为0.84。

1.2.4 抑郁量表 采用龚翔^[34]等人修订的DASS-21中文版的抑郁分量表,共7个条目。采用4点计分,1~4表示从“不符合”到“总是符合”。计算各条目

的平均分,分数越高抑郁程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5。

2 结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整合各问卷所有项目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事后统计检验,共有5个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其中析

出的第一个公因子解释率为27.24%,小于40%。结果说明,研究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2.2 各变量间的相关分析

使用各变量的平均分进行皮尔逊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粗暴养育和抑郁显著正相关,和体验回避显著正相关,和手机成瘾显著正相关;抑郁、体验回避和手机成瘾两两之间显著正相关(详见表1)。

表1 描述统计和变量间的相关分析

	M	SD	1	2	3	4	5	6
1 性别	1.51	0.50	—					
2 年龄	14.07	1.64	0.06	—				
3 粗暴养育	1.83	0.83	-0.06	-0.02	—			
4 抑郁	0.68	0.68	0.01	0.19***	0.32***	—		
5 体验回避	3.31	1.39	0.09*	0.21***	0.31***	0.63***	—	
6 手机成瘾	2.96	1.11	0.11**	0.45***	0.17***	0.34***	0.35***	—

注:N=896。性别为虚拟变量,男=1,女=2;* $P<0.05$,** $P<0.01$,*** $P<0.001$ 。

2.3 序列中介效应检验

首先将各个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采用Hayes编制的SPSS宏程序PROCESS3.0和偏差校正非参数百分比Bootstrap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重复取样5000次,计算95%的置信区间。在控制性别和年龄的条件下,检验抑郁和体验回避在粗暴养育和手机成瘾之间的中介作用。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粗暴养育显著正向预测手机成瘾($\beta=0.16$, $P<0.001$)。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示,粗暴养育显著正向预测抑郁($\beta=0.32$, $P<0.001$);粗暴养育显著正向预测体验回避($\beta=0.13$, $P<0.001$);抑郁显著正向预测体验回避($\beta=0.57$, $P<0.001$)。当粗暴养育、抑郁、体验回避同时进入回归方程时,抑郁($\beta=0.16$, $P<0.001$)和体验回避($\beta=0.14$, $P<0.01$)仍能显著正向预测手机成瘾,但是粗暴养育不能显著预测手机成瘾($\beta=0.07$, $P>0.05$),并且中介效应的置信区间不包括0(详见表2、表3),因此,抑郁和体验回避在粗暴养育和手机成瘾之间的序列中介效应显著。

如表3所示,抑郁和体验回避在粗暴养育和手机成瘾之间起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为0.10,约占总效应(0.17)的58%。具体来看,中介效应由三条路

径产生的间接效应组成:通过粗暴养育→抑郁→手机成瘾的途径产生的间接效应1(0.05);通过粗暴养育→体验回避→手机成瘾的途径产生的间接效应2(0.02);通过粗暴养育→抑郁→体验回避→手机成瘾的途径产生的间接效应3(0.03)。三条路径产生的间接效应,其Bootstrap95%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值,均达到显著性水平,间接效应1、间接效应2和间接效应3分别占总效应的31.09%、11.35%和15.30%。

表2 中介模型中变量关系的回归分析

回归方程		整体拟合指数		回归系数显著性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 ²	F	β	t
抑郁	性别	0.37	0.14	39.45***	0.04	0.69
	年龄				0.11	5.62***
	粗暴养育				0.32	8.97***
体验回避	性别	0.65	0.43	144.92***	0.16	3.10**
	年龄				0.06	3.46**
	粗暴养育				0.13	4.32***
手机成瘾	抑郁				0.57	17.45***
	性别	0.54	0.29	77.51***	0.15	2.68**
	年龄				0.23	12.33***
	粗暴养育				0.07	1.96
	抑郁				0.16	3.75***
	体验回避				0.14	3.29**

注:** $P<0.01$,*** $P<0.001$ 。

表3 中介效应路径的Bootstrap 95%置信区间

中介路径	效应值	95%置信区间		相对中介效应
		下限	上限	
粗暴养育→抑郁→手机成瘾	0.05	0.03	0.08	31.09%
粗暴养育→体验回避→手机成瘾	0.02	0.01	0.04	11.35%
粗暴养育→抑郁→体验回避→手机成瘾	0.03	0.01	0.04	15.30%

3 讨论

本研究发现粗暴养育会对手机成瘾产生影响,

与以往研究网络成瘾的结果是一致的^[23]。粗暴养育与以往的教学方式不同,它从特殊的教学情景性(子

女犯错后粗暴对待子女)的视角,进一步拓展了关于家庭风险因素对手机成瘾的影响研究。但是粗暴养育是如何对手机成瘾产生影响的,其内在机制究竟如何运转?这仍然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从相关研究分析,粗暴养育诱发个体产生消极情绪体验(如抑郁)^[35-37],损害个体的情绪调节能力,从而形成不良的情绪调节策略^[27]。由此说明,粗暴养育能够导致个体产生负面情绪(如抑郁),进而产生一系列适应问题(如手机成瘾)。

首先,粗暴养育影响情绪的中介机制,已经得到了相关理论与实证研究的支持。例如,Tang等人的研究,基于Beck的抑郁认知模型得出消极的自我认知在粗暴养育与青少年抑郁之间发挥中介效应^[36]。苗甜等人的研究,根据素质-压力模型发现认知反应性能够解释粗暴养育与青少年抑郁之间的内在机制^[37]。其次,消极情绪影响手机成瘾的中介机制,目前仍缺乏直接的理论验证。而本研究基于体验回避模型,发现抑郁通过体验回避的中介作用对手机成瘾产生影响。个体的负面情绪与手机成瘾关系密切^[3,5],本研究发现其内在的发生机制在于,个体想要逃避消极情绪体验(抑郁),采用沉迷于手机的方式回避消极情绪体验,最终导致手机成瘾。所以体验回避在抑郁与手机成瘾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这一发现从理论的角度直接验证了情绪与手机成瘾的内在关系。此外,体验回避模型常用来解释自伤行为如何维持并重复发生的问题^[24,25],而本研究发现它还能解释非物质性行为成瘾(手机成瘾)这一现象。这在某种程度上丰富了该理论的适用范围,同时也有助于我们理解手机成瘾与其他心理病理行为的共生现象。

参 考 文 献

- 1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http://www.cnnic.cn/gwym/xwzx/rdxw/20172017_7057/202004/t20200427_70973.htm
- 2 张斌,熊思成,徐依,等.手机使用与焦虑、抑郁的关系:一项元分析.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9,27(6):1144-1150
- 3 张斌,袁孟琪,黎志华,等.大学生人格特质与手机成瘾的关系:情绪体验的中介作用.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7,25(6):1098-1100+1092
- 4 贾广珍,张锦秀,魏淑华,等.大学生的认知方式、自我控制和手机成瘾的关系.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5(5):76-80
- 5 熊思成,袁孟琪,张斌,等.大学生孤独感与手机成瘾:负性情绪和消极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8,26(12):1857-1861
- 6 Mahapatra S. Smartphone addiction and associated consequences: role of loneliness and self-regulation. Behaviour & Information Technology, 2019, 38(8): 1-12
- 7 童媛添,连帅磊,孙晓军,等.无聊倾向对手机成瘾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9,27(6):1115-1120
- 8 解飞,宋丽萍.情绪及认知倾向对医学生智能手机成瘾的影响研究.护理学杂志,2019,34(11):62-64
- 9 蒋俏蕾,郝晓鸣,林翠娟.媒介依赖理论视角下的智能手机使用心理与行为——中国与新加坡大学生手机使用比较研究.新闻大学,2019(3):101-115+120
- 10 Aker S, Sahin MK, Sezgin S, et al. Psychosocial factors affecting smartphone addiction in university students. Journal of Addictions Nursing, 2017, 28(4): 215-219
- 11 Hawi NS, Samaha M. Relationships among smartphone addiction, anxiety, and family relations. Behaviour & Information Technology, 2017, 36(10): 1046-1052
- 12 Lian L, You X, Huang J, et al. Who overuses Smartphones? Roles of virtues and parenting style in Smartphone addiction among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6, 65: 92-99
- 13 Chen C-Y. Smartphone addiction: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factors predict the use and abuse of a social mobile application.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20, 23(3): 1-14
- 14 来泉雄,黄顺森,张彩,等.中小手机成瘾与人际关系主观幸福感和学校认同感的关联.中国学校卫生,2020,41(4):613-616
- 15 Wang P, Zhao M, Wang X, et al. Peer relationship and adolescent smartphone addiction: The mediating role of self-esteem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the need to belong. Journal of Behavioral Addictions, 2017, 6(4): 708-717
- 16 王明忠,杜秀秀,周宗奎.粗暴养育的内涵、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心理科学进展,2016,24(3):379-391
- 17 Shan Z, Deng G, Li J, et al. Correlational analysis of neck/shoulder pain and low back pain with the use of digital products, physical activity and psychological status among adolescents in Shanghai. PloS One, 2013, 8(10): e78109
- 18 Cole DA, Martin NC, Sterba SK, et al. Peer victimization (and harsh parenting) as developmental correlates of cognitive reactivity, a diathesis for depression.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2014, 123(2): 336-349
- 19 Hinnant JB, Erath SA, Elsheikh M. Harsh parenting, parasymphathetic activity, and development of delinquency and substance use.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2015, 124(1): 137-151
- 20 Surjadi FF, Lorenz FO, Conger RD, et al. Harsh, inconsistent parental discipline and romantic relationships: mediating processes of behavioral problems and ambivalence.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2019, 128(1): 1-12

- 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2013, 27(5): 762-772
- 21 Wang M, Deng X, Du X. Harsh parenting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in Chinese adolescents: Potential mediating roles of effortful control and classroom engagement. *Journal of School Psychology*, 2018, 67: 16-30
 - 22 Agnew R. Foundation for a general strain theory of crime and delinquency. *Criminology*, 1992, 30(1): 47-88
 - 23 魏华, 朱丽月, 何灿. 粗暴养育对网络成瘾的影响: 非适应性认知的中介作用与孝道信念的调节作用. *中国特殊教育*, 2020, (4): 68-75
 - 24 Chapman AL, Gratz KL, Brown MZ. Solving the puzzle of deliberate self-harm: The experiential avoidance model.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2006, 44(3): 371-394
 - 25 江光荣, 于丽霞, 郑莺, 等. 自伤行为研究: 现状、问题与建议. *心理科学进展*, 2011, 19(6): 861-873
 - 26 Hayes SC, Wilson KG, Gifford EV, et al. Experiential avoidance and behavioral disorders: A functional dimensional approach to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1996, 64(6): 1152-1168
 - 27 Shields A, Cicchetti D. Parental maltreatment and emotion dysregulation as risk factors for bullying and victimization in middle childhood. *Journal of Clinical Child & Adolescent Psychology*, 2001, 30: 349-363
 - 28 Hasking P, Whitlock J, Voon D, et al. A cognitive emotional model of NSSI: Using emotion regulation and cognitive processes to explain why people self-injure. *Cognition and Emotion*, 2016, 31(8): 1543-1556
 - 29 Wolff JC, Thompson E, Thoma SA, et al. Emotion dysregulation and non-suicidal self-harm: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European Psychiatry*, 2019, 59: 25-36
 - 30 Wang M, Wang J. Negative parental attribution and emotional dysregulation in Chinese early adolescents: Harsh fathering and harsh mothering as potential mediators. *Child Abuse & Neglect*, 2018, 81: 12-20
 - 31 Bond FW, Hayes SC, Baer RA, et al. Preliminary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the acceptance and action questionnaire-II: A revised measure of psychological inflexibility and experiential avoidance. *Behavior Therapy*, 2011, 42(4): 678-688
 - 32 曹静, 吉阳, 祝卓宏. 接纳与行动问卷第二版中文版测评大学生的信效度.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13, 27(11): 873-877
 - 33 Hong FY, Chiu SI, Huang DH. A model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mobile phone addiction and use of mobile phones by Taiwanese university female students.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2, 28(6): 2152-2159
 - 34 龚栩, 谢熹瑶, 徐蕊, 等. 抑郁-焦虑-应激量表简体中文版(DASS-21)在中国大学生中的测试报告.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0, 18(4): 443-446
 - 35 Hinnant JB, Erath SA, El-Sheikh M. Harsh parenting, parasymphathetic activity, and development of delinquency and substance use.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2015, 124(1): 137-151
 - 36 Tang AM, Deng XL, Du XX, et al. Harsh parenting and adolescent depression: Mediation by negative self-cognition and moderation by peer acceptance. *School Psychology International*, 2017, 39(1): 22-37
 - 37 苗甜, 王娟娟, 宋广文. 粗暴养育与青少年抑郁的关系: 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中国特殊教育*, 2018, (6): 71-77

(收稿日期:2020-06-12)

(上接第477页)

- 44 Coan JA, Beckes L, Allen JP. Childhood maternal support and social capital moderate the regulatory impact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in adulthoo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physiology*, 2013, 88(3): 224-231
- 45 Loos E, Schickel N, Fastenrath M, et al. Reducing Amygdala Activity and Phobic Fear through Cognitive Top-Down Regulation. *Journ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2020. 1-13
- 46 Lange I, Goossens L, Bakker J, et al. Neurobehavioural mechanisms of threat generalization moderate the link between childhood maltreat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in emerging adulthood. *Journal of Psychiatry and Neuroscience*, 2019, 44(3): 185-194

(收稿日期:2020-05-22)